【第一章】

历法1619年，文周宗政帝明珑登基，改年号为长祥，[圣心](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3%E5%BF%83/4497360"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5%A6%E5%A4%A9%E4%B8%8B/_blank)大悦，命九卿[叙功](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9%E5%8A%9F/9990271"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5%A6%E5%A4%A9%E4%B8%8B/_blank)议赏，并大赦天下；

天子宠臣，从龙之功的少年将军景诚，年仅十八岁掌管北景大军，在攘夷大战立下赫赫战功，以军功换赏北景军上下将士双倍俸禄，帝允，并赞其“忠义双全，乃文周第一将也”，另下旨在攘夷大战中逝去的将士家属抚恤金每人另加五百两，以北景军的名义风光厚葬，单设军旅祠堂，享万民供奉，以慰在天之灵；

而另一位助新帝收复北疆三十七部的休屠王则向圣上讨了一门亲事，“臣以北疆虎符为聘，求娶安阳郡主”。此言一出，朝堂哗然，不禁揣测纷纷。

这休屠王司马恒烨为原北疆姑臧城主司马蔺的第二子，攘夷大战之后北疆局势纷乱，司马恒烨向公主明珑自荐去游说北疆三十七部，后以极小的代价使得北疆三十七部全部归顺，被先帝封为唯一的异族王爷休屠王，又在金銮殿上与先帝商讨，先帝同意保留北疆原有的风土习惯，将姑臧城规划为北疆休屠自治省，保留休屠王对休屠地区的管理权利，其中北疆虎符作为休屠三十七部的所有军事力量，也是明珑登基的一大政治筹码。

现在将虎符交由新帝，休屠王本身除了一个王府和一个虚爵以外，便什么都不剩了，有人称赞此举是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自古以来从龙之功最难长久，也有人说这是以退为进，又求娶皇室子女，用自身权势保北疆百姓长久的安稳；

帝甚悦，在殿上当即赐婚安阳郡主与休屠王为正妃，又亲自拉住休屠王的手嘱咐：“朕与幼妹姐妹情深，妹自幼长于皇祖母身边，心思单纯，你万不能委屈了她！”，后赏休屠王府黄金万两，命休屠王好生操办。

礼部将婚期定于九月北疆金秋宴之前的八月中秋，帝特允休屠三十七部派人参加，礼成之后，帝将亲自前往休屠观金秋宴，明氏王族与休屠各族各部落结秦晋之好。

又命礼部于三个月内筹办郡主大婚，作为长祥年间皇家的第一件大事，务必风光大办；后似乎又怕休屠王俸禄不够养不起妹妹似的，封安阳郡主为二品诰命夫人，享受双倍朝廷俸禄，一时间传为佳话。

两位手握兵权的从龙大将都没有选择给自己加官进爵，甚至上交了虎符，这是如皇帝所愿的臣子，而休屠王本身求娶的郡主又是自幼父母就相继去世，由太皇太后怜惜抱在宫中抚养长大，没有任何权势依靠，如今四海升平，也不担心异族拥兵自重。

而休屠王现年二十有八，母妃为有西域第一美女为称的楼兰如意公主，嫁于姑臧城主后被封为熙妃，由她所出的司马恒烨自然是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身高八尺，眉眼深邃，一双金瞳含笑，是与中原人不同的异域美人，旧时便有北疆“xxxxx”的美称，不似将军倒是一个翩翩公子，又因为常年在军中，家中姬妾仅有熙贵妃在世时赐的引雨人一人，郡主嫁为正妃，也不能算是委屈。

当今圣上嫁妹，十里红妆，群臣观礼，万朝来贺，从宫门到休屠王府的路上，大街小巷皆铺挂红绸，正值八月暮夏，艳阳高悬，接亲的队伍向街边玩闹观礼的各家百姓们撒着喜糖与包着铜钱的小红包，街口老人都说，这婚礼比起当年的先帝后大婚也不为过；

司马恒烨骑在马上，头戴东珠吉冠，身着暗红色婚服，长袍上金丝勾勒出的三爪龙凤团纹，手持缰绳，双手抱拳频频向街边的百官百姓致意，他在接亲队伍的最前面，阳光打在他的脸上，金色的眸子更加澄澈清亮，眼尾染上了一层笑意

待到王府，司马恒烨掀起轿帘，一阵玉兰的幽香扑面而来，扶着轿中的新嫁娘下轿，看着眼前一席红色嫁衣的人，嘴角又上扬了几分。

入门跨火盆，皇家郡主规格的婚服冗长，安阳郡主过门槛上的火盆，一时紧张，竟是踉跄了一下，恒烨紧紧地扶住她的手，缓慢但平稳的过了火盆这一道。

进门后更是一路牵手到达礼堂，惹得宾客打趣“王爷可真真宝贝王妃”，而坤泽夫人那边有的则是拧了一下自家夫君，有些艳羡的看着这对璧人，闺阁中的小姐们则有些羞红了脸，往自己母亲或者父亲身后躲去偷偷看着，想着以后自己也要寻得这样的郎君。

安阳郡主握着身边男子的手，火盆前的尴尬让自己紧张了很多，原本微凉的指尖被宽厚的手掌包裹住，竟也生出了一丝暖意，乾元男子释放出的信息素味道让自己安心了很多，淡淡的柑橘气息和阳光揉在一起，令人忍不住多闻几口。

她牵着人的手走到大厅，有些贪恋人手指的温度，但又不得不分开，站在两边拜天地，竟平生出了怨怼，随即又想到这是要与自己共度半生的夫君，悄悄地羞红了脸，笑自己居然在意这些，乖顺的垂手站在正厅里面，等待媒人的礼声。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两人对着天地跪拜拘礼后，又转身向正厅上方端坐的明珑跪拜，由于两人并无父母长辈在世，太皇太后也在四年前仙逝，便由君主明珑坐上这高堂之位，接受二人跪拜。

“夫妻对拜！”

月瑾安低头看着自己鞋子上的珠子，珠子上只能映出对面的人同自己一样身着红袍，弯腰盈盈拜下，不由得开始想自己这位夫君是何种样貌，高矮胖瘦，长得如何，柑橘应该是他的信息素味道吧，好好闻……

“礼成！送入洞房——！”

不自觉便跑了神，还好从小受到的礼仪教养使得自己的身体比脑子更快一步反应过来，回过神时已是端坐在了婚房当中。

手下是滑腻的床单，是和宫里别无二致的料子，暗自欢喜，她的夫君连这等小事都为她置办妥帖，看起来是个细心的人；又往旁边摸去，抓到了一个花生，想到寓意后红了脸，把手里的花生丢远了一些，把手在叠在腿面上放好，保持着皇室女子的礼仪规范。

不过确实是无趣了些，也没有礼仪嬷嬷在旁边盯着看，所以月瑾安自己偷偷掀起了盖头，窗外的天色逐渐变暗，夕阳西下，天边的红霞和屋里燃烧的龙凤烛遥遥相应，中间是满天的红绸，红红的一片都是喜气。

这满眼的红色打量着倒是头有些疼，应该是太累了吧，也可能是首饰头冠太沉了，暗自闭目，揉了揉太阳穴，想着新郎早些进来挑开盖头，再好好的泡个澡，这一天着实是太累了些。

前院传来一阵响动，月瑾安马上把盖头整理好，腰板又刻意的挺了挺，叫人挑不出任何错误，心中一边紧张一边期待着。

司马恒烨推门进来的时候就看到端坐在床上的美人，整理了一下衣服后从小厮端着的托盘里拿了一柄如意，轻轻地挑开盖头，眼前人动了一下，漂亮的金色眸子毫无防备的看向他。

真好看，月瑾安想着便弯了弯眼角，司马恒烨一时间有些晃神，把盖头掀开后放在一边，亲自扶着人站了起来，避开那直勾勾的眼神，一旁的嬷嬷提醒：“郡主该喝合卺酒了。”

说罢司马恒烨便接过托盘上的酒杯：“圣上说郡主现在身体不好，换了清淡一点的梅花酿，来。”

两人交颈相绕，合卺酒喝罢才算是正式夫妻，司马恒烨唤了丫鬟过来收拾床铺上的杂物，自己则是牵着瑾安的手，把人引在梳妆台面前坐下，“怎么样，郡主现在是不是饿了？”

又向着旁边的小厮嘱咐道：“一会儿让厨房送一点饭菜过来，要清淡温热的，不能辛辣。”一边抬手想要叫人进来帮王妃卸妆，却被拦住。

“夫君帮我拆头饰好不好呀，”月瑾安坐在妆凳前向后倒去，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司马恒烨的胸口，但是罪魁祸首毫不在意，抬起头笑盈盈的看着他，“我没有小字，夫君可以同祖母和皇帝姐姐一样唤我安安，郡主太生分了些。”

顿了一下又说：“今天好累哦，压的我脖子都在痛。”少女慵懒的嗓音像是撒娇一般，尾音后拖，眼妆应该是减添加了金粉，睫毛下的金色眸子在烛火的照映下熠熠生辉。

恒烨失笑，看着眼前的人毫无戒心的样子心中一疼，但是现在也不好说起二人的关系并非如此，只好宠溺的摸了摸头，伸手帮人取下一支发钗，顺着她的话：“安安先回答夫君，饿不饿？”

“不是很饿啦。”月瑾安乖乖的摇了摇头，又说道：“出宫前嬷嬷给塞了糕点让在轿子吃，但是吃的话口脂会被蹭掉，我就只吃了一点花生酪。”像猫似的蹭了蹭人的手掌，“夫君要不要帮我看一下口脂有没有花掉呀？”

柑橘的味道钻入鼻腔，月瑾安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直白的抛出这个问题，气氛一瞬间暧昧了起来，教引嬷嬷已经告诉过她很多遍新婚当夜要发生的事情，自己也看了很多画册，想到这里用手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颊，似是冥冥中自有指引一般，她看到这个人的第一眼就感觉非常熟悉，气息也令人安心，让人忍不住去靠近并讨要一个拥抱，这么想着，她也确实这么做了。

“安安。”司马恒烨极力的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嗓音有些低沉，把最后一朵珠花也放在桌子上，环抱住身下的人，努力的去克制自己面对面前的坤泽信息素天性的反应，让自己表现得确实是一个新婚当日宠爱妻子的丈夫一般。

凑过去轻啄了一下对方的脸颊，假装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没有花掉呀，我家安安最好看了。”后退一步放开怀里的人，招手示意丫鬟过来伺候，“安安先和秋香她们去休息一下，今天安安太累了，先吃点东西，饭后还要记得乖乖喝药，夫君有一点事情，先去处理一下，一会晚一点再过来陪安安好不好？”

“嗯。”月瑾安有些不舍的从自家夫君怀里出来，乖顺的点了点头，她确实是有些饿累了，扶上一旁秋香的手，随着秋香一起去净面。

秋香是王府的丫鬟，宫里的宫女她都没有带过来，太皇太后的寿康宫里每一个人都面无表情像是菩萨一般，她觉得烦闷，只留了两个御赐的负责给自己煎药的宫女，刚刚也被打发去厨房煎药了。

司马恒烨逃似的回到自己的书房，吩咐人烧水泡澡，为了方便处理公务，他基本上都住在书房，偶尔在军营或者是驿站，新婚的婚房还是特意修出来的一个主院，他把自己整个人都浸在微凉的水里，想要平息从下腹传来的邪念，但是似乎毫无作用。

他把手向下探去，握住自己早已挺立的性器，鼻腔里还萦绕着挥之不去的玉兰香气，今天她涂着的正红色的口脂妖冶动人，嘴角向上弯起来一个勾人的弧度，让人不禁想去咬住，之后拆吞入腹，咬牙想着那双和自己别无二致的金色眼眸被情欲填满的样子，甜腻的嗓音化作娇嗔，撒娇还是勾引，欲望释放在手里，让一盆水染上了腥膻，不耐的起身让小厮换一盆干净的水。

真脏，他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嘲笑道，毕竟对自己的亲妹妹起了性欲这种事情，无论如何都还是会被当做变态吧……

不论如何，现在把妹妹找回来了就是一件好事，结婚是权宜之计，他不敢保证皇帝是不是在骗他，兵权也好异姓王也罢，他不在乎别人如何去说他，也不在乎王妃是安阳郡主是月瑾安还是司马瑾安，他只想把妹妹放在自己身边，这次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她。结婚标记都没有关系，再也不会弄丢了。

猛的从水里扎了出来，入秋后的晚风微凉，头脑和其他地方也都清明了很多，不在意的笑笑，中衣外面随意的搭了一件月白色的外衫，沙金色的头发随意的披在身后，他要去陪他的安安了。

上好的料子铺就的梨木雕花大床，月瑾安躺在床上倒没有紧张，闻着一旁散发出来的乾元的信息素昏昏欲睡，热汤泡完之后整个人放松了下来，疲惫接踵而至，但身体的瘫软告知还有重要事情没有做，她的胳膊勾住恒烨的脖颈，倚靠在精壮的胸膛上，吐气如兰：“夫君，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没有做呀。”

“哦？还有什么呀？”司马恒烨假装不知。

“就是……”月瑾安顿时浮起两朵红晕，这个人怎么会让坤泽亲口说出这样羞耻的话，抬手轻锤了一下人微凉的胸膛，把整个人埋在被子里，支支吾吾许久，最后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就是……夫君不愿与我结契吗……？”

“安安会害怕吗？”恒烨掀开被子，起身压制住不安分的小人，挑眉轻笑，一把揽过人的肩膀箍在自己怀里，看着身下人懵懂又莽紧张的鹿眼，起了逗弄的心思，轻轻吻了一下眼睛，月瑾安连忙把眼睛闭上，羞涩又期待的等待下一步的动作，只觉得后颈一疼，象征着坤泽的腺体被咬破，身体被打上了归属的烙印，证明从此刻起只有面前的乾元男子对自己有身体的使用权，那么接下来就是……

“睡吧宝贝，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忙。”

“唔……”

月瑾安承认自己被说服了，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疲倦如潮水般袭来，沉沉地淹没了他，两人的信息素交杂在一起，中秋佳节，伴随着窗外的圆月，清冽且香甜。